

皇家藏書



同治游春·顺治出家 乾隆休妻·跻春台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皇家藏书/孙德敦主编. -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0.11
ISBN 7-104-01315-6

I. 皇… II. 孙… III. 古籍-中国 IV. Z8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7449 号

皇 家 藏 书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 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市通州区大中印刷厂 印刷

21370 千字 787×1092 毫米 1/16 开本 1060 印张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

ISBN 7-104-01315-6/I·531 总定价 (全 32 卷): 8800.00 元

目 录

纸上春台卷之一·同治游春

一、砭薄俗详论婚姻	(3)
二、辅幼主两宫垂帘	(5)
三、演武艺草菅人命	(7)
四、立中宫西后阴谋	(9)
五、卜吉期两宫还政	(11)
六、受掣肘鸳鸯分离	(13)
七、责宫监聊泄闷气	(15)
八、话往情周监导游	(17)
九、脱拘挛初涉花径	(19)
十、品群芳玉仙获选	(21)
十一、温柔乡暖度春宵	(23)
十二、评妍媸君臣忘形	(25)
十三、美人计请君入瓮	(27)
十四、拉皮条翰苑多才	(29)
十五、逞逸兴买纸书联	(31)
十六、承恩泽花儿交运	(33)
十七、进画册小王邀宠	(35)
十八、存偏见姑媳交谪	(37)
十九、进忠言恭王罹祸	(39)
二十、宴宾楼座遇狂且	(41)
二十一、尝异味蓉桃齐艳	(43)
二十二、贪欢乐风流致疾	(45)
二十三、破色戒恶疾转剧	(47)

二十四、泄密谋帝驾升遐	(49)
二十五、议立嗣西后偏私	(51)
二十六、悲命愷贤后轻生	(53)

纸上春台卷之二·顺治出家

一、论痴情细说缘由	(57)
二、坠风尘美人沦落	(59)
三、喜相逢一见倾心	(61)
四、话旧情缘订三生	(63)
五、好姻缘天作之合	(65)
六、螭蚌争渔翁得利	(67)
七、经乱世遍地萑苻	(69)
八、惨分离劳燕东西	(71)
九、遭浩劫转徙风尘	(73)
十、献美姬沽荣希宠	(75)
十一、侯门一入深如海	(77)
十二、怀旧情矢志不移	(79)
十三、赐瓷盆天子多情	(81)
十四、挖腰包典史倒运	(83)
十五、情蜜蜜体恤入微	(85)
十六、品芳兰雅怀契合	(87)
十七、晋妃位恩承雨露	(89)
十八、得消息才子遁迹	(91)
十九、受掣肘好事多磨	(93)
二十、抱丧明悒郁致疾	(95)
二十一、了孽缘香消玉殒	(97)
二十二、伤心人敝屣轩冕	(99)
二十三、清凉寺皈依参禅	(101)
二十四、大布施南巡赐袜	(103)
二十五、真解脱永绝尘缘	(105)
二十六、倦云游归真证果	(107)

纸上春台卷之三·乾隆休妻

一、抱不平评论积习	(111)
二、意相左帝后反目	(113)
三、体仁宫猝然惊艳	(115)
四、承恩泽玉妃专宠	(117)
五、因嫉忌后妃交谪	(119)
六、逞才华奏参宠姬	(121)
七、结深怨卧薪尝胆	(123)
八、布迷阵瘟生入彀	(125)
九、施暴力豪仆出丑	(127)
十、闹妓院忽来圣旨	(129)
十一、避忠谏五台进香	(131)
十二、羨繁华江南汗漫	(133)
十三、进艳姬舟中消魂	(135)
十四、尽愚忠深夜草疏	(137)
十五、感激刺孤注一掷	(139)
十六、进忠言贤后受侮	(141)
十七、言逆耳怒贬贤后	(143)
十八、遭险难祸生不测	(145)
十九、悲身世贤后落发	(147)
二十、建庵观千里募资	(149)
二十一、谈禅机话中有因	(151)
二十二、重遭难冤家路狭	(153)
二十三、救贤后名妓仗义	(155)
二十四、念旧情天良发现	(157)
二十五、信谗言暗施毒计	(159)
二十六、惨遭劫骨化灰烬	(161)

跻春台

卷一 元集

双金钏	(167)
十年鸡	(177)
东瓜女	(188)
过人疯	(197)
义虎祠	(208)
仙人掌	(220)
失新郎	(227)
节寿坊	(241)
卖泥丸	(249)
哑女配	(255)

卷二 亨集

捉南风	(263)
巧姻缘	(272)
白玉扇	(283)
六指头	(291)
审豺狼	(300)
万花村	(307)
栖凤山	(316)
川北栈	(328)
平分银	(335)
吃得亏	(339)

卷三 利集

阴阳帽	(348)
心中人	(359)
审烟枪	(369)
比目鱼	(378)
假先生	(390)
南乡井	(398)
双冤报	(408)
解父冤	(416)

南山井	(423)
巧报应	(431)

卷四 贞集

螺旋诗	(439)
活无常	(451)
双血衣	(462)
错姻缘	(470)
血染衣	(479)
审禾苗	(485)
孝还魂	(492)
蜂伸冤	(501)
僧包头	(507)
香莲配	(516)

纸上春台卷之一

同治游春

(民国) 陈莲痕 著

一、砭薄俗详论婚姻

话说婚姻不自由，乃是我们中国家庭黑暗的一种情形，也可说是我们中国家庭不能发达的主要原因。这种话并不是在下做书的人所发明的，现在凡是开通些人物，没有一人反对这话的。在下做书的把这话引在这里，无非是人云亦云，把这话评论说说罢了。因为婚姻乃是家庭的起点，便是夫妇幸福或悲痛的关键。假使婚姻和谐，夫妇的意见相同，没有丝毫芥蒂，那才是夫妇的幸福，便可得一良好家庭；假使反过来说，婚姻出于强迫，夫妇的感情当然不能亲密，夫妇间当然也便毫无幸福可言，更何从得家庭良好的结果？照这样说起来，婚姻这桩事情，无论对于男子或是女子，都有密切的关系。倘婚姻的自由权，给人家剥夺得干干净净，那么，前途的生机，前途的幸福，都完全消灭了。好像宣告了死刑似的，虽还没曾绑到法场，肉体上还不曾经着剧烈的苦痛，但是精神上所受的刺激，比着肉体的苦痛，更是难受。所以从古以来，往往有甲男爱着乙女，乙女也慕着甲男，竟因阻力横生，不能达到目的，遂殉情而死。照春秋责备贤者的眼光，评判这种情形，当然一死轻于鸿毛，未免太不值得。但是事到临头，总觉得生机已灭，幸福已绝，即使保留这颗麻木不仁的残躯，以似觉毫无生趣了。有一般比较的达观男子，遇到这种婚姻阻力的事情，虽不致把生命孤注一掷，去做情海冤魂，但总因精神上不很舒服，也便消极起来，处处抱着悲观的眼光，别人以为畏避的，他偏要去试一试，因为他对于自己的前途，本看作无关重要，对于自己的生命，更觉得可有可无。这虽是他自己糟塌自己，论起实情来，也着实可怜的哩！

在下说到这里，奉劝世界上做父母长辈的人，对于子弟们的婚姻，虽不可过于放任，但千万不可出于强迫，总要确定一种意见。婚姻的自由权，做父母长辈的人无论如何不可侵犯子弟们的。然而平常人家，做父母长辈的人，能够替子弟们想法，不去侵犯子弟们的婚姻自由权，不去剥夺子弟们的幸福，细察起来，能有几人？莫说平民家拘守向来的积习，牢不可破，不肯为子弟们开一线生路，便是那皇帝家，也是黑幕重重，真有所谓说不得的哩。看官们或许要暗笑在下说出这话，未免言之过甚。因为贵为天子，三宫六院，粉黛成群，要怎样便能怎样，难道婚姻也无自由之权吗？在下也明知这话说得太离奇，不过

从盘古直到现在，做皇帝的未必人人能享福的，所以论起婚姻来，也未必人人能享受自由权的。看官们倘不见信，在下做书的现在引一桩故事出来，贡献给看官们参考参考。

说到这桩故事，也出在前清时代，在下在正文未开场以前，先把这事简单的说一说：原来同治皇帝因为自己所心爱的皇后，不能得他生母皇太后的乐意，美满姻缘，常留缺憾。他生母皇太后却给他作主，强迫他另爱了一名贵妃，这种爱情，既系强迫而来，当然毫无幸福可言。同治皇帝受此刺激，便留连花月，走马章台，直到后来，染了恶疾，一病不起。他生母皇太后只生他一个儿子，他既死掉，又没曾生得孙子，传氏无人，只得嗣了他人之子，聊胜于无。可惜好好的一个家庭，竟落得这个下场，推起原因，都是婚姻不自由所致的。在下现在提起这事，也着实替他们痛惜哩！闲话表过，请看正文。

二、辅幼主两宫垂帘

话说咸丰年间，南省有太平天国余孽作乱，北省有捻匪作乱，天下纷扰，民不聊生。那咸丰皇帝又是耽情声色，毫无振作的精神，幸而天不绝满，满家气运，不致因此而绝，生了几员名将奇臣，出来给满家尽力平乱。直到咸丰末年，四方才得安宁。但因咸丰皇帝生平好色，身体非常羸弱，只生得一名皇子，名唤载淳。咸丰帝本有三宫皇后，只因正宫皇后久已死掉，东宫乃是慈安后，西宫乃是慈禧后，载淳便是慈禧所生。那慈安后生性非常诚恳，载淳虽不是她亲生的，她却很是爱护。那慈禧后却是阴险狠毒，名义上对待慈安虽很恭谨，实际上却是别有阴谋。那年正是咸丰十一年，咸丰皇帝年才三十一岁。六月那天，咸丰皇帝同了两宫皇后和皇子载淳都到热河行宫避暑，偶然感受风寒，久病积弱之躯，竟致一病不起。两宫皇后忙的携同皇子载淳回到京城，便由载淳嗣位，改元同治，便尊慈安后和慈禧后为皇太后。这时同治皇帝才八岁，因为幼龄登位，难知大事，所以一切军国大事，由两宫皇太后代为办理。遇到王公大臣们入朝面奏的时候，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另有宗室大臣肃顺和文祥两人，在朝辅政。那文祥原是不学无术的蠢夫，浑浑噩噩，不过随班吃饭而已。惟有肃顺乃是咸丰皇帝的旧臣，咸丰年间，他权势已是很盛，到现在嗣皇登位，年龄幼小，心欺两宫皇太后乃是女流之辈，他因此便有非分之想，按下不提。

且说同治皇帝登位以后，究是小孩子家，不知国家大事究竟是什么，成天的不过在南书房读书罢了。那同治皇帝原是天资非常聪明的人，读书过目不忘，师傅沈桂芬异常惊异。但是聪明人都有一种通病，聪明人都不肯用功。沈桂芬时常进谏，同治皇帝孩子脾气，听得谏语，便时常嘻皮笑脸着。沈桂芬到也把他没法摆布。

有一天，正在讲读《论语》，同治皇帝听得不耐烦，呼呼地睡着了。沈桂芬见了这般情形，心想有了这样的好天姿，却不肯尽力用功，未免暴殄天下，便惊醒了他，婉言进谏。那同治皇帝听着，反笑道：“我倦欲眠，不如咱们都去睡一睡罢！”沈桂芬听他这话，忙把脑袋在地上乱碰，哭谏道：“现在陛下致力诗书之时，万恳陛下不要荒怠学业才是。”沈桂芬一面说话，一面又只管哭

着。同治皇帝看他模样着实好笑，便取过一本《论语》，指着《论语》上刊着“君子不器”的一句，却把“器”字的下半两个口字掩着，对了沈桂芬微微的念道：“君子不哭。”沈桂芬听见他恶谑得到也有趣，心想这孩子究是聪明的，不觉破涕为笑的奏道：“臣之哭谏，原是臣的一片愚诚，伏恳陛下圣鉴。”同治皇帝眼见沈桂芬诚恳的态度，也不觉感动了心理，从此便肯用功读书。

过了一年，同治皇帝知识渐开，也渐渐听得肃顺专权跋扈的情形。他年龄虽小，却已知道肃顺不是好人，所以在玩耍的时候，常把小铁刀照准泥人的脑袋砍着，说着：“杀肃顺！杀肃顺！”两宫皇太后见同治皇帝竟有这般胆识，心中暗暗称奇，后来风声传到肃顺的耳朵中间，肃顺不觉大惊，便处处留意同治皇帝的颜色。恰巧那同治皇帝异常乖巧，见了肃顺之面，却不露出丝毫破绽，并且对于肃顺，更放出一种非常亲热的模样。肃顺才得放心，以为小孩子玩耍的话是不可据为深信的。却不知同治皇帝年纪虽只九岁，事无大小都已明白了。又隔了半年光景，肃顺被仇人的子侄奏参大逆不道，同治皇帝禀明两宫皇太后，竟下了一道严旨，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肃顺定了斩罪，绑赴法场正法。自从此事发生，满朝的王公大臣们，都知道同治皇帝是个英明有为的贤君了。

三、演武艺草菅人命

话说肃顺奉旨正法以后，朝内辅政大臣只有文祥一人。因为文祥不很干练，两宫皇太后便命恭亲王奕訢，同朝辅政。那恭亲王乃是咸丰皇帝的胞弟，便是同治皇帝的胞叔，到也是个正直之人。所以朝内自从肃顺正法，恭王辅政以后，便日有起色，渐渐的振作起来。天下四方的人民，也以为上有明君，下有贤臣，从此天下可望太平了。

忽忽又过了几年，同治皇帝学业日见进步，两宫皇太后便命不必再去读书。这时同治皇帝只有十四五岁，论起来正当求学年龄，只因两宫皇太后膝下只此一子，恐怕读书多费及脑筋，碍了他的身躯，所以撤废学业，宁愿同治皇帝成天的闲逛。这种家庭教育，原是貽误子弟的，也是我们中国家庭腐败的主因。大多数做父母的人，都有这种奇怪的心理，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这种情形乃是父母爱护子弟的好处，实则非但不是爱护子弟，简直是害了子弟。

话休烦絮。且表同治皇帝出了南书房，不再念书，少年人谁不爱动？成天的闷着，怎能过去？当初同治皇帝念书的时候，天天埋首于典籍之中，又和沈桂芬等一般通儒硕彦，厮混在一处，耳所闻的乃是些圣贤之言，目所见的又是些礼义之行，非但光阴过得很快，学行也着实受益非浅。现在同治皇帝弃掉学业，也不致力诗书，沈桂芬等也从此疏远着了，成天的所厮混的人，都是些内监宫婢。常言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般宫监们竟天的职业，无非是摇船抬轿和一切侍候应役罢了。恰巧那慈禧太后最喜听戏，那般宫监们能够唱几句昆、弋、皮簧、梆子腔的，个个粉墨登场起来。同治皇帝对于戏曲，本是茫然不知，因只生性好动，便喜欢看那武戏。时常见着武戏的场子，觔斗攒跳式样层出不穷，非常赞叹，益发的爱看。但因唱戏的时候乃有一定的，这种唱戏的全权又都是慈禧太后所执掌的，同治皇帝素来有些惧怕慈禧太后的，怎敢在太后面前说出爱看觔斗攒跳的话？因此他在观戏之余，私自命宫监仿演，但是这种觔斗攒跳的手段姿势，必须身体灵活，年龄幼小，才得旋据如意；但是年龄大些，或是身体蠢些，便不能强演。同治皇帝又因戏班中宫监能演这种把戏的，都是慈禧太后的私人，不敢便命这班宫监扮演，只得命别的宫监仿着演来，可怜那班宫监们都没有习过武行把戏，个个不敢尝试，同治皇帝道：“天

下的事情，哪一桩是学不会的，他们能够觔斗攒跳，岂是生而便会的？常言道：‘有志者事竟成’。又言道：‘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难道你们就不能仿演吗？即使一时不能立刻成功，何不习练几天，缓日再演哩。”宫监们听着，怎敢说出半个不字。同治皇帝便亲自教授宫监们仿演。因为宫监们年龄都不很小，身体不很灵活，同治皇帝想得一法，用板凳置在地上，命宫监横卧在上面，亲手去按住宫监的肚子，使他圆转起来，好像连环似的。那班身体软弱的宫监，虽觉得肋骨酸痛，但也不致立刻送掉性命，惟有那班身体较僵的宫监，哪里能够圆转如意。同治皇帝又不管三七二十一，强迫着他们，用手强教他们仿演，于是宫监们经了这种说不出的苦，每天竟要死掉许多。那没曾死掉的，也有伤了肋的，也有断了骨的；那般能够不死不伤学会这套把戏的，不过百中之一。但是宫内人数众多，宫监们死伤的虽是很多，学会的也不很少，那学得精的人，觔斗能连翻几十个，铮铮地落在地上有异响，却继续弗息，同治皇帝见了大乐。

四、立中宫西后阴谋

话说同治皇帝在宫中游逛玩耍，到也并不寂寞。他本非是无道之君，所以游逛也是有节制的。光阴如箭，岁月不留，匆匆又转瞬过了几年，同治皇帝已到了大婚之年。两宫皇太后便下谕命宣满女入宫，选立皇后。选了好久日子，才得二人，一是崇绮的女儿，一是凤秀的女儿。崇绮的女儿已十九岁，凤秀的女儿年只十四岁。在慈安太后的意思，以为崇绮的女儿端庄谨默，很想册立为后；在慈禧太后的意思，却因秀凤的女儿姿性敏慧，容貌婉丽，也想册立。两宫的意见既不一致，一时便觉得很难解决起来。慈禧太后心想：“立后不是草率之事，倘然自己的意见不能达到目的，那么，自己将来的主张，也万难贯彻的了，自己到了这般地步，岂不落在慈安之后？前途茫茫，便将发生危险。但慈安乃是嫡母太后，自己虽是皇上生母，论起嫡庶来，名分攸关，总是敌不过她的。况且立后的主权，应该嫡母太后做主的，自己倘要和她争论，便好像以卵击石，也难得朝内王公大臣们的赞同。不如出一奇计，使得慈安没话可驳，才能了却一桩心事哩。”慈禧太后左思右想了半天，把主意想准。

次日上朝，慈安太后先发言道：“现在皇上已到了大婚之年，选得崇绮和凤秀两人的女儿，在我东宫的意思，拟将崇女册立为后，但在西宫方面，却属意凤女。我想立后乃是皇上百年大计，不可草率，所以我也不能固执，特命你们王公大臣详细商议才是。”慈安太后把话说出以后，早有恭王伏地叩奏道：“皇上选立正宫，原是东宫老佛爷做主的，既是东宫老佛爷主意已定妥，臣等也不必再说什么话了。”恭王说着，许多王宫大臣们也随声附和。慈禧太后听恭王等果然不出所料，人人附和慈安，言语之间，没有一人是赞助自己的，心想事既如此，不如将计就计，便道：“东宫太后想把崇女册立为后，我在西宫方面，原无不赞成之理，不过比较起来，崇女实远不及凤女哩！现在既因此事，咱们两宫的意见不能一致，我想不如由皇上自己斟酌，凭皇上喜欢立谁，咱们便立谁为后。这种办法，不知道众卿意见如何？”恭王等听着，忙的都叩奏道：“如此足见两宫老佛爷洞明大义，不把己见为从违，臣等怎敢不遵。”慈安太后见着这种模样，心虽知道立后原是自己的主权，现在大权旁落，未免损失权利。但慈安却是贤德的人，以为只须有利大局，何必定要固执己见，所以